

談散文創作 從務實出發

周芬伶在寫作之路 讓文字與生命緊密結合

時間：7月9日 地點：國立臺中圖書館 主講者：周芬伶／東海大學中文系教授
合辦單位：國立台灣文學館 紀錄整理：楊文琳



➤ 周芬伶在國中圖與讀者分享創作經驗。

在這人人都是書寫者的年代，食記與遊記，自拍與收藏，論壇與臉書盛行的時際，散文的淡泊屬性缺乏刺激性與時尚感，長篇散文更令人望而卻步。散文需要新血液與新空氣，又必需保有散文特有的從容氣質是有困難，這種挑戰可說是前所少有。然而我們的文學教育仍然重視散文，國文課本以散文為大宗，研究散文的風氣盛行不墜，作文也是人人必寫，散文還在廟堂之內，這

使散文處於極尷尬的地位，經典而非必要，這是光明的時代也是黑暗的時代，有春天的希望，也有冬天的寒意。

暑日的一個午后，周芬伶穿著一身清爽的白衣，和滿屋子的人，一起談「散文」，充滿散文性格的周芬伶說，散文不是大家所想的那麼簡單，也不是大家所想的那麼困難。



➤ 周芬伶為讀者簽名。

痛苦中，發現寫作力量

經歷了婚變，一場突如其來的車禍，身心的創痛，反而讓她從痛苦中得到新的寫作力量。周芬伶跟大家談到自己的人生，她說，不明白人生那裡出錯，自問，為什麼我會發生這樣的事情，但是經歷過後卻體悟，壞事不是就一定是壞的，好的事也不一定就是好。就像她覺得結婚是最不真實的，但每個人都會認真去做，抽離開來就會有不同的看法。

周芬伶說，那場車禍發生在納莉風災，她被送到臺中澄清醫院平等院區，醫院外面在淹水，還在頭暈的她，得自己拿著點滴、填住院單，到便利商店買東西吃，她後來聽護理人員說，她躺在床上時一直在唱民歌，雖然她對這事沒有記憶，但她想，也許潛意識中覺得，死亡並沒有那麼可怕，對未來也沒什麼好怕，因而不自覺高歌，反而是清醒時才覺得很痛，從車禍中她領悟，活著就是很痛，就是要忍受痛苦。

電腦前，寫作全新體驗

雖然經歷了一場死亡車禍，但周芬伶也因此開始學電腦，她說，用電腦寫作時，文字來得像土石流，這是她從未有過的寫作經驗，學會了電腦後，思緒在電腦上變得更自由，她不諱言的表示，她寫作有命題的文章時，10篇中大約只有一、兩篇是好的文章，用電腦寫作讓她更發現寫作沒有止境，她開心地說，寫作不只是現在這樣，還有很多門等待我去開啟。她以自身因為電腦展開的新寫作體驗鼓勵大家多寫，她說，去享受文字從指間滑落的感覺，不是我們去找文字，而是文字來找你，感受電腦帶來新的文字。

除了因為車禍開始學習用電腦，在鬼門關前走了一遭的周芬伶對人生更有了許多不同的看法，她說，這是用生命去換才能得到的體悟，過去的我還是在一個框架中，但經歷生死後發現，人生的框架其實是可以翻轉的。她舉例，司馬遷去勢後成了非男人，社會無法定義他的性別，反



➤ 周芬伶認為創作脫離不了生命。

而讓他什麼都敢講，什麼都敢寫。如果連生命都不存在了，又何必在乎性別，在乎文章要如何寫，周芬伶認為，性別是在流動的，就像「很娘」的屈原，他創作非詩非文，卻亦詩亦文，一旦性別先流動了，文字也跟著流動。

寫出來，為邊緣人發聲

從小在大家庭長大，周芬伶對於「性別」特別敏感，經歷車禍後，她更深層思考性別的主題，周芬伶說，她創造了新的我跟我自己在對話，就像「Eve」和作者的對話，書寫者同時被書寫，閱讀者同時也被閱讀，接觸電腦和網路後，也刺激了周芬伶的創作，她提到，自己經歷了改變後，特別同情弱勢的社會邊緣人，想透過書寫為他們發聲，也許未來會有新的寫作方式，她鼓勵自己也鼓勵大家把想寫的寫出來。

談到獲得2010台灣文學獎圖書類散文經典獎的《蘭花辭—物與詞的狂想》，周芬伶說，誰也

不願意婚姻出問題、被車撞，但她思考著，痛苦是否可以分享而且是美好的，從很糟的生活經驗中咀嚼出一些東西，而《蘭花辭》描寫的就是她現在的心情，沒有過悲過亢。她說，易讀的東西看多了就會看輕，原本《蘭花辭》投在大陸文學雜誌，最後卻不准刊登，理由是看不懂，周芬伶說，《蘭花辭》不是按照一般散文規劃去寫，不正常的人生寫出不正常的文章，最後卻能被臺灣讀懂，她很感恩。

在香港擔任過客座老師的周芬伶，觀察到香港不鼓勵同性戀、同志文學，但她認為，文學需要自由的空間，可是，如果不會運用自由也沒有用，沒有自由文學很難健全，她很珍惜臺灣的文學環境，臺灣對文學的重視程度比大陸及香港都好。

在香港教書時她鼓勵同學多寫作，剛開始寫得不OK，但愈寫愈好，一個學期下來有400篇作品，最後從中挑選40篇編成一本書。跟香港相比，她認為臺灣人很幸福，臺灣的文學獎有100多個，首獎獎金高達幾十萬，而香港文學獎只有一個，第一名8,000元，第二名1,000元，第三名獎狀一張，但臺灣可惜的是這些資源並未整合，文學獎給獎很兩極化，不是新秀就是老將，把獎給新秀是揠苗助長，對於已經成名的則是錦上添花，而正在寫作的人要靠寫作謀生很困難。她也建議文學獎散文類不可偏廢，尤其散文是臺灣特色，但文學獎卻少。

多買書，不讓文學凋零

周芬伶說，中文世界正在崛起，可以成為另一個國際語言，但很多作家沒有準備好成為國際級作家，她深信，文學能站上世界舞台很重要，

希望臺灣文學的世界化早日來臨，愛好戲劇的她也提到，泛電影化的時代來臨，電影更需要從文字擷取靈感。雖然寫作無利可圖，但寫作可以找到一條路，對她而言，在寫作中可以找到一條讓她可以改善自己，不斷追尋、追求，永無止境的路。她也拜託大家多去買書，只要一杯咖啡錢就可以讓文學更好，如果大家都不支持，文學將會凋零。

演講現場座無虛席，從各地來的讀者把握機會與周芬伶交流，一位媽媽級的讀者分享了她的車禍經驗，另一位泰緬孤軍第二代的民眾則問到：散文也可以虛構嗎？周芬伶說，局部虛構可以，但全面虛構就變小說了，文體可越界，但主文類的特色不能消失。對於有讀者詢問該如何創作？周芬伶表示，有人會覺得自己的生活乏善可陳，她建議臺中的讀者可以先寫臺中的文章，將在地生活盡量寫出來，就像白先勇寫了《台北人》，臺北就漂亮了起來，所以可以先寫自己所在的城市，務實一點，就從在地書寫開始。

也有讀者問周芬伶對於「文以載道」的看法，周芬伶說，「文以載道」是臺灣文壇觀點主流，但是愈年輕時寫作會愈反對文以載道，對於現在充斥的網路寫作風潮，看輕了文學創作的重量，讓她覺得非常憂慮。周芬伶自承，學會電腦後，上網是很大的鴉片，她自己是個宅女，在家時常把word打開就開始書寫，在一片空白裡面讓文字產生，而文字成了她生命的出口，無法不寫。對於有心創作的人，她表示，散文是入手最容易的，將文字當作一條跟生命緊密結合的道路，沒有生命的文章是不值得寫的，沒有生命的文章是不值得看的。☺



📁 周芬伶小檔案

周芬伶，早年筆名沈靜，臺灣屏東人。東海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，現任東海大學中文系副教授。曾獲聯合報徵文散文獎、中山文藝散文獎等。著有小說集《影子情人》、《浪子駭女》、《世界是薔薇的》，散文集《汝色》、《戀物人語》、《熱夜》、《絕美》等。

延伸閱讀

蘭花辭—物與詞的狂想／周芬伶／九歌（2010）
汝色／周芬伶／二魚文化（2002）
花房之歌／周芬伶／九歌（1989）